

春和景明，万物吐绿。金沙江畔暖阳高照，山坡上已经泛绿的小草，在和煦的春风中焕发勃勃生机。

皎平两岸，山峰耸立，峭壁横陈。镶嵌在金沙江大峡谷中的皎平渡口，起源于何时已无可查考。1935年，中央红军一路转战，在这里完成了巧渡金沙江的伟大壮举，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渡口载入了史册。

### 高峡平湖好风光

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古城一路往南，进入彭冠地带，漫山遍野的石榴花鲜艳如火，嫩绿的枝叶在如酥的阳光下随风摇曳，让人赏心悦目。过了入川第一镇通安，山峦起伏，地势依然平缓。可是，翻过竹箐的酸水河，跨进金沙江大峡谷，地势陡然发生变化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山谷幽深，悬崖高耸，峭壁林立。一条柏油路在山间穿行。车行峭壁上，犹如乘上了过山车，似乎山上的悬崖随时会呼啸着扑过来。山谷对岸的山峰犬牙交错，几户人家星星点点种在山坳里，在淡淡的雾霭中若隐若现。山下陡峭的山岩，更是让很多外来游客头晕目眩，觉得山谷深不见底。

拐过一道又一道弯，到了半山腰上的长征驿站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作为四川100个最美景观拍摄点，在这个开阔地眺望金沙江大峡谷，山下的皎平渡口尽收眼底，金沙江两岸一览无余。

长征驿站的左前方，奇峰耸立，重峦叠嶂，一座座山峰犹如出浴的仕女，沐浴在淡淡的晨曦中。阳光斜斜地从山峰间倾泻过来，形成条条五彩斑斓的光带，浓淡相宜，明暗交错，如梦如幻，在光影中定格成一幅独特的水墨画卷。

乌东德水电站下间蓄水发电，皎平渡的水位上涨了100米来。此时的金沙江收敛了过去的狂躁与喧嚣，昔日湍急的江面显得特别平静，犹如一条碧绿的玉带，静静地垂卧在山脚下。阳光均匀地铺洒在江面上，清风徐来，好像有数万条细碎的金鱼，在波光粼粼的江里嬉闹，在两岸雄奇山峰的掩映下，形成了高峡平湖碧水蓝天的美丽景象。

长征驿站的上面，三座高大挺拔的将军岩，伟岸俊秀，直插云



## 春暖皎平渡

李美桦

霄。他们犹如三位威风凛凛的将军，年复一年镇守在金沙江北岸，向世人讲述着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故事。

### 金沙水拍崖暖

历史，在蜿蜒东去的江水中久久回响。

站在这个古渡口，我似乎看到了当年水流湍急、惊涛拍岸的金沙江。从滔滔江水飞溅起的浪花中，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红军亲切的话语：

“老乡，你们不要怕！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，打的是地主老财，救的是穷人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我们要为穷人打天下，请送我们过江去……”

就是这一声声亲切的话语，受尽地主老财凌辱的船工加入了护送红军过江的队伍。

站在横跨金沙江的皎平渡大桥上，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惊涛骇浪发出的轰轰巨响，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景：

5月的皎平渡，赤日炎炎，热浪袭人。金沙江两岸人喊马嘶，旌旗猎猎。37个船工分成两班，人歇船不歇，昼夜不停地助红军渡江。一队又一队红军战士来到江边，听从指挥有序上船。船工一边奋力摇桨，一边用小桶将涌入船舱中的水舀起倒入江中……

简陋的工棚里，油汪汪的肥猪肉，雪白的大米饭香飘四溢。阵阵欢笑声中，船工们或蹲或站，昼夜吃五至六餐饭，保证有足够的体力划船。红军不仅让船工吃好，每天

还给他们五块大洋作为工钱。

江边沙滩上，烈焰熊熊，红红的火苗映着一排排大锅。锅里热气腾腾，那是给红军战士煮的稀粥。锅前放一排簸箕，每个红军战士舀一碗稀饭，就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抓一把米放在里面，以保证后面的战士有粥喝。

战士们真情温暖着贫苦的船工，这股暖流化成了他们奋进的动力。

摇桨！摇桨！摇桨！船工用尽浑身力气，牙关紧咬，目光似炬，挥汗如雨。吱吱呀呀的桨声，如一支豪迈激越的旋律，持续响了七天七夜。

望着两岸雄奇的高山，在清新的江风中，我的耳畔又响起了当地群众在红军过江后，那发自内心的感慨：

“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军队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这就是人民拥戴的军队，这就是子弟兵心中的人民。皎平渡，这个平凡的渡口，成为军民鱼水情最鲜活的历史见证。这血浓于水的真情改写了中国历史，铸就了共和国的辉煌。

### 春满人间幸福来

金沙江两岸，蜀韵滇风交融浸润。86年弹指一挥间，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中，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北岸的会理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石榴之乡”，种植规模40万亩，年产石榴72万吨，产值52亿元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佳话。当年红军巧渡

金沙江，发动群众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的通安镇和彰冠镇，都是石榴主产区。

暖阳高照，和风习习。连绵起伏的石榴园里，层层叠叠的石榴枝叶苍翠秀美，鲜艳的石榴花浓情似火，一簇簇、一串串、一朵朵，奔放热烈，娇羞动人，在婆娑的树影中舒展奔放的殷红，为果农增收带来希望。

闻名遐迩的会理黑山羊，肉质好，无膻味，细嫩鲜美，是厨中滋补佳品。当年红军走过的通安所出产的羊肉最为有名。畜牧业的快速发展，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更大实惠。

作为川滇两省商旅物资集散地的会理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地域文化。光照千秋的红军精神，更丰富了会理文化的内涵。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，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召开“会理会议”……红军的足迹遍布会理城乡大地。如今，皎平渡红军渡江遗址、会理会议遗址等作为四川红军长征红色旅游系列景区（点）的一部分，被列入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，并纳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。

如今，乌东德水电站建成发电，在蓄水水位线以上选择与原址相近的地段复原了著名的皎平渡山洞。

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目前，皎平渡正抓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机遇，按国家旅游景区的标准进行规划、设计和建设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金沙江两岸一定会在向新时代迈进的征程中迎来新的春天。

上图：皎平渡。 黄正伟摄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 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## 在博斯腾湖

胡岚

我去过新疆博斯腾湖多次。前不久，我到博斯腾湖，为的是看西海退冰。博斯腾湖古称西海，是国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，辽阔的水域面积，称海实不为过。

远处看到的雪野，白茫茫的，走近了是冰。一望无际的冰原把视野拉向天边。出门穿得有些厚了，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并不觉得冷。眼下，脚底冰面已经有水泛出。冰要化了。

穿过木板走上冰面，冰面像被打磨过，布满密密的一孔一孔的小坑，并无规则又排列有序。友人解释说，气温升高了，表面那层光滑的镜面已经化了，脚底响起吱吱嗡嗡的摩擦，鞋和冰面发出交杂的声音，像此刻欢悦的心跳。人在莽莽的冰原上，极目是接天连地的白，远处曲折的木廊、亭台，都在眼底。脚下冰面，像巨大的画卷，在脚底延伸。一簇簇雕琢的冰花，冰晶，剔透，姿态万端，这是凝固的水的姿态啊，美得冰清玉洁。手轻轻地放在冰面，一阵沁凉透进肌肤。冰原上有一处雪道，那雪道原是冬季滑雪圈的滑道，我们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，逆行而上。有的地方雪松了，有人脚踩进去，跌倒了，爬起来再走，搀扶着，笑闹着，静寂的原野变得喧腾活泼。

蒙古族是勇敢的民族。东归之路漫长，这个英勇的民族从伏尔加河畔，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家之路。出发时17万人众，抵达后只余7万人。长卷巨幅《土尔扈特东归图》生动再现了东归路上的惨烈悲壮。画面上人物神态逼真，随行的人群肃穆，婴儿啼声，餐食炊炊哀哀可见。遥远的雪峰寂寂无声，马嘶嘶鸣，战旗生风，场



走在曲回斗折的木栈道上，才发现我们之前所在的冰野，原是博斯腾湖的深处，踩在厚厚的冰面上仿佛陆地。曲折的木栈道，草亭，满池的枯荷，人行其中，有些恍惚，身在大西北却似江南。木栈道上，一池莲蓬枯萎，清霜肃肃，莲蓬瘦得只见茎骨，焦枯的线条，颜色深棕，浮冰、池水，阳光映在水面，水下的倒影，被冰凝住的茎干，经历风霜和冰雪的莲蓬，端然、沧桑、肃清。时间还停留在冬天。池边几丛芦苇，枯黄、败落，枯草像老人干枯的焦发。“衰荣无定在，彼此更共之。”草木有花开花落，兴盛和衰败，自然界四季轮回变化。人生也有花开花落、兴盛与衰落。是以，陶渊明先生又说，“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。”

沿路而行，穿过开都河，就到了巴格希恩木喇嘛庙。喇嘛庙建于清同治年间，距今150多年了。喇嘛庙是土木建筑，伸出的翘角上饰有祥云和神龟。阳光下，经幡猎猎，蓝色的祥云一朵一朵地贴在檐前。庙宇并不

高大，宝浪河水从旁边流过，水色碧绿如玉，清而不透。初春草木未发，岸边树木干枯耸立，枝杈纵横伸展，可以想见夏日的浓荫垂蔓。

庙旁一株白榆树是当年建喇嘛庙时所植，树皮皴裂，粗糙，风雪雷电都经过，用韧性抵御时间。老榆树树身枝杈桠桠，伸向天空，枝干遒劲有力，树蔽浓荫，不知方圆几多，华盖苍苍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多少沧桑都随宝浪河的流水去了，树与庙相依而生，百年光阴赋予其神性。

宝浪河从晒经亭流过，或是得了喇嘛庙佑护，河水涨得再大，都不会漫过晒经亭。人类的堪舆智慧奥妙无穷，在经年时光中验证传奇。苍狼和白鹿立在树林间，它们是蒙古族古老的图腾，故事经久流传，坚贞、善良、勇武不屈，是英雄的品格也是人们评价良好操行的标准。

蒙古族是勇敢的民族。东归之路漫长，这个英勇的民族从伏尔加河畔，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家之路。出发时17万人众，抵达后只余7万人。长卷巨幅《土尔扈特东归图》生动再现了东归路上的惨烈悲壮。画面上人物神态逼真，随行的人群肃穆，婴儿啼声，餐食炊炊哀哀可见。遥远的雪峰寂寂无声，马嘶嘶鸣，战旗生风，场

面激烈、壮阔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战争，灾难，饥寒，困苦，都是过往。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，从此在这方水草丰美的地方，安居乐业。

博斯腾湖浩淼的水域，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子民。春风始变软了，草坪上向阳的地方，有些许星星点点的绿意了。几只乌鸦停在枝头，扑扇着翅膀飞过去又落在旁边的树上。春天在路上了，微风拂发，我仿佛看到芦苇沃野千顷的青碧海域上，一张张富足黧黑的脸，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安康的生活，世间还有什么风景比知足的笑容更动人呢。

我们来的有些晚了，错过了博斯腾湖退冰的奇观。气温升高，冰块受季风和水流挤压形成的冰山景观，看不到了。季节过去了，来年还会有，有些风景一直在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有遗憾才会有期盼，生活的美好多是因为心怀憧憬。

上图：在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白鹭洲，天鹅在湖中游弋。  
年磊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## 行天下

## 山城印象

管淑平



树连着树，山连着山，连绵不断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成了别开生面的点缀，有小径在，便知道这里有人栖居。

我对重庆的最初印象，便是如此。它被人们称为“渝都”，或者“雾都”，但我的心底里更喜欢“山城”这个名字，因为当你居住在这里，你就会发现，周围的环境几乎都被山水花木所围绕。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久了，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内在魅力。山牵着水，水绕着山，重庆便是山水之间的人间仙境。

凌晨四五点钟，这座小城就已经从美美的梦中醒来了。头上的天空还沉浸在夜的深邃中，星星闪烁着微弱的亮光，但白昼的影子却依稀可见了。一家鸡鸣，村子里的灯火便窸窸窣窣地亮了起来，宛如那天上的街市，回闪着无数人美好的憧憬。

晨风轻轻地吹了几次，于是，那如丝如网的白雾摇曳着一种鲜活的气息，交织相融，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翩翩起舞。山是绿绿的，浓

得有点化不开，这抹色泽也是这个城市的基调。

一位朋友说重庆是森林中的公园，在这座公园里可以时时感受森林的气息。这话一点也不假，不管是农村，还是城市，树木是少不了的，有树的存在，小城就有了魂魄，有了生机。作为一个本地人，重庆的生命力着实令我惊叹，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艺术品。环城外圈的一片小小的浓绿下，一块坚硬的土地就托起了一个大都市。

但这座小城并没有丢失本色。与自然相伴相生就是最好的体现。小溪水自山顶流下来，一边连接着小桥人家，一派悠然；一边又与琼楼玉宇相应相和，达到一种大写的意境，圆融自得。这正是重庆散发出来的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，那么真挚，那么贴切。

从外圈的环山路向内而行，拾级而上的节奏已经成为了重庆人的天性使然。随处可见的阶梯，一节节地蜿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兜兜

转转，没有停歇。寂静的重庆从睡梦中醒来，天边流溢的彩霞预示着一个忙忙碌碌日子开始。白白的墙壁，高高的楼，从透明的玻璃向外而视，群山映入眼帘。山水间，这就是重庆了！

行走在重庆，总有这样一种感觉，仿佛每每刻都在向上跋涉。山城地理环境给人的颠簸感，在外来者的眼中是一道蜀关。不论是单元楼阁、市民广场，还是特色餐厅，抑或者酒店旅社，都需要向上攀登，就连盘曲的公路也同样的在向上延伸着的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早已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地向山跋涉和攀登，才有了刚毅的意志力。因此，在重庆，也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积极上进的气息。

山连着山，水牵着水，城在山中，人在城中，这就是山水相依的山城。

上图：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成为山城重庆的一道靓丽风景。  
孙凯芳摄（人民图片）

## 千里来龙到石田

贺君文/图

“千里来龙到石田，一对蜡烛照青天。何人葬得此家地，世世代代中状元……”这首民谣，在广袤的湘西南大地风风火火地传唱。

一条龙脉从远方延伸至石田村这片广阔的原野，石田旁骆驼峰上矗立的二块石峰，就好像一对亘古燃烧的蜡烛。如果哪家先人仙逝，葬中此处龙脉，家中的读书郎世世代代都会高中状元。大凡到过石田旅游的游客，定会听到导游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一传说。

石田是一处古老的村落。天野地

